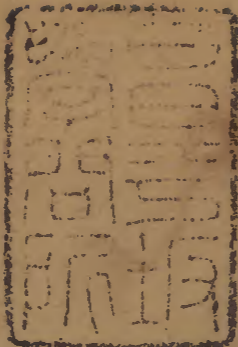


新朝憲章錄  
之十



				漢書門
		八	九	
	六	七	五	
六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四		七	書
函	六	九	
一	六	五	
七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95
冊數	6	( 3 )
函號	284	62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正月丁巳朔 丁卯初鑄審錄關防

十一聖駱給恤刑官 丙子三邊總制唐龍言先年虜囚吉

囊等擁衆十萬突犯榆林臣調兵禦之虜屢遭挫衄乃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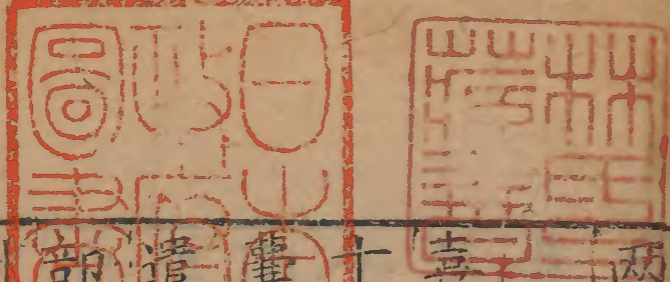
遣五萬騎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亦不刺營收其

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

利也故今虜警稍息邊人云虜舉餘衆西掠四川松潘等

處切恐得利而歸勢將復熾况屬夷帖木哥革課等或為

其積威所劫與之連合勾引套虜作牧則河泉張掖之間



未可安枕積薪執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乞勅  
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  
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  
間牒布之為聲援同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  
庶其可已從之 戊寅三邊總制唐龍奏兵部尚書董職  
閒住彭澤孝友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劇賊劉三趙風  
子等嘯聚河南劉七等流切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漢擁  
衆多至十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為檢壬訐  
奏夷情誣澤閒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墳  
墓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詔復

生前官秩優加卹典以作志士忠臣之氣 二月乙巳御  
史張景陳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勅內有防禦虜寇修  
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  
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叅劾從之  
三月戊午夜客星見于天棊星榜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  
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對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  
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然未必一一皆合只在人君修德  
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况 皇上修德之所感  
格乎 上嘉納之 辛酉是時歲貢例嚴自十一年至十  
四年天下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自後惟于

食糧年深者起送二人正貢不堪許以陪貢充之不必會  
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許槩學通考以啓夤緣倖進之路凡  
前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而人才亦各得  
所得旨允行 壬戌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製  
文官正二品朝祭服併玉帶賜之 丙寅 上御文華殿  
開講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卒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 壬申兵部以 聖駕詣陵條上扈蹕防守事宜 丁  
丑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論曰適過沙河一帶  
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  
之時曰昔丘濬魚臚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萬二以護京師今若干昌  
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  
稠密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  
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己丑祭  
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曲十首 上留覽  
甲午詔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為吏部尚書 丙申行  
大禘禮于太廟 癸卯 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 乙巳  
上駐蹕天壽山 辛亥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  
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  
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丙申 宣宗皇帝 卷之三

臣按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閏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黠虜擒服克親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宣宗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 五月乙卯朔 上諭李時曰端午節朕

奉兩宮賞節昨有慈諭罷免朕以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誼之情多則有傷耽樂之好若夫君臣一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一計之夏言上疏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先儒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于是撰儀注以上一奏 聖喜慶賀之舞二奏賓鴻翱翔之舞三奏群仙朝聖之舞 丁巳 上諭內閣訓錄已完可將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館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 戊午詔求紅黃玉 上曰爾等多方訪求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 己未端陽節賜百官

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郭勛李時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使賜文虎花綵百索牙扇等物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遊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各稱觴上壽盡歡而罷 乙丑禁中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宮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竒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

所以永除之部議請投之于火 上從之乃焚于通衢并燬金銀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骨頭牙等凡一萬三千餘斤 辛未 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于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請量存其制 上欲親往決之 甲戌貴州都勻夷酋王阿向世據凱口困屢為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 上嘉其功陞賞有差 六月乙未陝西總制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宜增築堡寨倍使高厚歸併小堡編立保甲擇有力一人者為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虜警一傳即收斂人畜各自為守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

牛馬因以與之巡撫歲一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則受賞不然則受罰疏上詔一一舉行 七月庚申郭勛陳言三事一清漕卒許戴貨物以通下情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費工戶部覆漕舟貨物令甲不許過四十斤之外今宜以此為率勿令越限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可採取者下撫按設法採辦輸委工部以助營建之費工畢停止至餘鹽之議宜特遣才望大臣親詣兩淮清理從之 戊寅皇史宬成專藏訓錄其列聖御容別修飾景神殿以奉 八月辛丑陝西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請當用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

車昔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可以擺列邊牆以遏虜入可以據阨險要以要虜歸二用神臂強弩可及三百步復準溪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三修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制虜入總之三役並興不過費銀二十餘萬兩目前之費不多而將來之益甚大至興武營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馬數日而後出臨泉處故有一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中以兵百人令一校據守其地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開墾旁石溝有鹽池即令堡軍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

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從之 丙午先是虜囚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等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戮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一百四十疋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奭以涼州兵馳至與虜遇再戰再勝虜騎大集奭伏兵含口徯北走以誘之虜追之遂陷伏中大敗斬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疋捷聞 上甚佳悅陞劉天和左都御史以璽書褒諭仍賞銀幣餘各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 駕至天壽山時 上方有事山陵而宣府警報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丁丑還京 戊寅御

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十月戊子 一 皇弟二

子生 庚寅京師及永平保定諸處所屬州縣俱地震有聲如雷 辛卯 上躬祭南郊以誕生 皇子告 上以

地震諭禮部以朕懼上天宜即行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露告于天賀喜事其已之夏言奏 聖嗣誕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胥慶茲遇以修省免賀不惟無以紓臣子慶幸之情至於所以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者請俯順人情仍于修省之後御門受賀則仰畏天監丕承天休並行而不悖矣 上乃許之 乙未 上御門受百官朝賀 戊戌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沈椿以戚畹



故不令入重獄後代者遂襲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延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其端為儉人劉東山摭延齡前事并誣主事羅虞臣上怒令備查先後提牢官吏執付錦衣拷訊尚書唐龍上章引罪上令戴罪審處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議延齡怨望當比子罵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俱贖杖 己亥更定世廟名為 獻皇帝廟 庚戌上親告長陵 辛亥 上詣裕陵茂陵行慰告禮 十一月禮部兵部言安南于 高皇帝時陳氏首納款永樂時其主曰焜為賊臣黎季犛所篡 太宗與師討之求陳

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後有黎利者詐稱為陳氏後請改為國 宣宗許之乃今篡主奪國職貢不修宜與問罪之師 上曰仍會議征討事宜以聞 乙亥增飾大廟營建太宗廟昭穆群廟獻皇帝廟工成 辛巳冬至節 上大祀天於圜丘 十二月郭勛再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于國薊州西有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之獲利無筭乞遣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往督食家業殷實者為礦甲熟知礦脉者為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為官課五分充顧辦費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于礦而所獲自倍矣戶部言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議下撫

按行

臣按漢魏以來始有銀礦之說始設採銀之官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宋人蓋已慮之矣至於我明坑冶之利不及前之一二匪徒不得其利而徃徃又罹其害取之而歲課不足則地方之賠補者難繼取之而錙銖有遺則貪婪之競起者無筭昔宋太祖曰未能損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彼郭勛者先以助工為言已下撫按委輸矣而此復欲遣內官錦衣胡不為朝廷愛生靈乎我祖嚴于封守

不使擅開其干利害見之審矣

壬辰奉安 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列聖神主于昭穆廟

癸巳奉安 獻皇帝神主於獻皇帝廟 丙午 上命皇

子名曰載灃親告于 皇祖皇考 丁未甘肅巡撫趙載

條陳邊事一言套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

心宜勅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瓦剌

為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

土魯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撫之太過信之太深令彼

志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餘

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四言諸屬

羌人皆我屬蕃宜覈實之應襲者保送承襲畏服者量授一官使其傾心向化為我藩籬五言邊功陞賞宜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坐謫戍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宜申明定例以敢戰為功不戰為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克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勘官易于遵守七言邊濠坍塌宜行修濬原無濠墻宜行創築疏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撫處瓦刺誅遷夷使三事下總督議奏餘如議行 戊申以上兩宮徽號祭告郊廟社稷 閏十二月壬子戶部左侍郎唐胃上疏諫伐安南言不可者有七兵部以為忠謀得旨待所遣錦衣官勘奏更議之 甲寅

廢后張氏薨

癸亥

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

后 章聖貞壽皇太后

庚午禮部左侍郎黃宗明卒宗

明勤縣人初張桂以議禮得幸侍其氣勢更相牽引乃宗初與張桂意合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去人亦無訾之者

辛未吏部尚書許讚至京

上命即日付任視事讚疏

謝曰臣當恪守成規仰遵明詔疏銓選以決壅蔽之弊公薦舉以復久任之法停中外無故改調之途抑近年奔競濫陞之習斟酌年資均平勞逸以期報塞萬一 上嘉其忠悃 致仕吏部尚書汪鉉卒鉉黎源人以太畧見稱善窺時好賦性傾狡善以智陰陽人主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汪鉉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鉉不得已乃致仕 甲戌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以構祠 皇嗣誕生故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正月辛巳朔 戊子徽王厚射得白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群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 己丑御史韓岳言京師米價翔踊請令有司收養窮民及發太倉銀平糶以賑濟之 戶部覆倉糧既以時放而豪右乘賤居積價復騰貴宜嚴其禁 上是之凡各倉官糧有乘時射利者巡倉御史及緝事等官嚴補治之 庚子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

等且悉忠愛可少待之 以太虜出邊詔掣回大同所調遼東遊兵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壬寅禮部覆甘肅巡撫趙載所議二事一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稱王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又劾即虵蛤卒原非入貢番夷蓋西域賈胡詭立名也不過徼資予耳令宜譯審酋長使臣名數定為限制凡冒濫稱王者責令改正違例入貢者以禮阻回每國分等第每十人許二人赴京餘留在邊聽賞 言外夷通事皆以色目人為之徃徃視彼為親視 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買禁物且諸 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漢人為之母令

交通以生夷心詔如議

臣按來享來王外夷事中國之禮而寄象狄鞮中國所以通四夷之情若稱王不由本朝則統體下移而通事皆取色目則引誘最易若土魯番者在火州西百里成化時侵陷哈密與中國通貢叛服不常乃處自稱王至百五十餘漸不可長矣通事等官入朝引領回還伴送久之則分外求討潛買禁物誠有如趙載所言者茲欲譯審酋長令其改正仍以漢人兼通其事則所以正體統而絕引誘者大而密矣載其善於邊計者哉

癸卯 皇第三子生 二月壬子安南國世孫黎寧差國

人鄭惟憐等赴京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執道路阻截乞興問罪之師 上差官勘覆以待區處 戊寅先是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使傳稱 皇第四子生 上御製

嘉喜歌頒示扈從大臣各賡和以進 三月甲申還京

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丙午駕發京師

視金山建造行宮 四月癸丑還京 庚申議征討安南

言莫登庸十大罪即命將出師征討兵部左侍郎潘珍上疏以為宜移檄交南聲莫賊篡逆之罪必殺不赦其餘脅從許其歸順仍徼黎寧假以殺賊之權令督所部兵馬候

大兵入境併力進討 上以惑亂人心褫職閒住 五月  
巳卯朔 上命 皇第三子名載堃第四子名載圳 丁  
亥起復右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上命即日之任候征討  
安南之命伯溫條陳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  
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 上曰覽卿奏具見  
經畧俱依擬行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 六月庚戌御  
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姦弊以節工役如沙  
河行宮該部原議用銀七百餘兩 皇上洞察始改二  
百餘兩則他可知矣二重邊防以銷隱變請遣才望大臣  
歲一行邊一則簡閱強弱耗減作何振揚一則調度糧餉

儲積作何議處以便條奏施行三去匪人以重大任如尚  
書嚴嵩林庭楫張瓚張雲此四人者不職之尤宜速為罷  
黜以盡應天之實 上嘉納之 壬戌戶科給事中胡汝  
霖上言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其是非付之廷議用舍  
聽之上裁尚書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乃輒具奏自明  
此皆鄙夫文過臣愚謂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  
體廉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嵩志趣日下往而  
不返則 陛下誰與共成盛治哉得旨今後大臣被論者  
宜省已勿得強辯 癸亥刑科都給事中田濡陳弭災三  
事一在外監司守令多以深刻為能罪及無辜感召災異

乞以酷刑律治之一往者覃恩多赦獨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乃隸謫藉乞賜矜宥一奏訐  
成風甚至誣指宮禁持脅官司請發遣如例得旨錄等不  
隹宥餘如議行 甲子南京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卒 上  
以文俊有編摩講讀之勞特謚文修 司業董承叙言博  
士助教等官職專教士其學識醇正訓迪勤懇者先年率  
假以翰林檢討職御仍管教士比來遷轉不一自今給由  
到部若有志其恬澹學稱師模者仍令再曆九年加以清  
啣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丙子新作養心殿成  
七月壬午贈故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上念瑞以忤逆瑾得罪褫職故從陳乞 乙巳戶部尚書  
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廉慎古朴內持風節而外若恂恂  
庸人故人稱為長者 八月 皇第五子生尋薨 辛酉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圖一本留覽 甲戌  
皇第六子生 九月壬午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上曰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賜四品章服資中金幣  
乙巳貴州凱口苗平賞都御史汪珊等銀幣有差 十月  
壬子刑部尚書趙鑑卒鑑壽光人歷陞是官尋引年乞休  
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 上方修  
先朝故事親禮大臣鑑首被恩禮其後盛典寥濶而大臣

以禮進退者鮮矣故鑑之去縉紳莫不榮之 已未崇德等殿成 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塗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乙亥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好學敦節行士論重之先為編修遇逆瑾擅權清守正不阿降職瑾誅尋復任至是卒謚文僖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

材畧閑于軍務勞績著于關陝後為本兵一時推重 十一月己卯侍讀學士郭惟藩儀封人孝友朴素 上念講讀勞特賜祭葬 十二月甲戌 皇第七子生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丙子朔 壬寅禮部言邇來文體日壞道術日微宜勅會試取士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

式者鈞棘茁軋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經傳引用莊列不經之言者參奏除名詔可 二月戊辰 上以清明節親視山陵是日發京師 壬申還京 三月壬辰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庚戌 上詣天壽山躬視聖蹟新亭 癸丑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是日回京

戊午兩廣提督蔡經奏安南之征必須就近體察不然彼國人心已渙不可驟收而我動調大眾遠涉炎海即使雷霆所擊靡不摧折然勞逸勢殊尤當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奏安南人心離散莫登庸父子亂政亟行之狀以為可



以收復中國南裔兵部請會議 上以職司邦政者全不  
主持協心國事其已之仇鸞毛伯温令在京別用 大學  
士李時夏言武定候郭勛扈駕回駐沙河行宮言厨中失  
火延燒三人行帳 上以言當思忠公不宜放而至是其  
改畝以副簡任 郭勛欲復各處鎮守內臣兵部覆此輩  
害民在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兵  
科都給事中光隆禧等言 皇上登極詔內已革內臣中  
外稱快勳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贖貨殃民天  
下洶洶上是之竟已 庚申自工月至是月不兩命有司  
竭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 甲子 駕出郊壇雩祭 戊

辰兩 五月兵部尚書姚鎮卒鎮慈谿人端嚴博學以公  
平見稱卒賜祭葬如例 癸巳戶部尚書王承祐卒承祐  
三原人吏部尚書王恕子為吏科都給事時以言事忤逆  
瑾罰粟輸邊後尋陞今職承祐燕潔好學孝友端慎卓有  
父風卒謚康僖 六月乙巳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  
著樂書曰聖面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  
卷輿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祖考教皇太  
子禮部覆文察所進樂書其于樂理樂聲樂原多前人多  
未發者且于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  
截深合虞書依永和聲之旨宜令知音律者協同肄習詔

授文察太常寺典簿同該寺等官肄樂 丙辰致仕通州

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人

上帝禮部尚書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

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當配 太祖高皇帝若以親論

當配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議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

安者臣等不敢妄議 上謂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

情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 上諭中不發為臣下

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特點唐胄為民 七月

丁丑兵部覆山西巡撫韓邦奇等議謂祖宗令甲官軍不

得擅調此為小醜而言至于大盜竊發變在呼吸者安得

以此為辭當勅所司講明律意即調兵勦捕亟應援之請

如議 壬子 皇弟六子薨 八月丙辰兵部尚書李克

嗣卒克嗣內江人有器度幹局所至有聲為人儉素好學

祿入輒散之貧乏布袍蔬食終身不廢吟誦卒謚康和

八月壬寅大同報慮警 上命各守臣整擗士馬嚴令防

禦虜囚吉囊犯河西總督劉天和率所部將卒禦之斬首

八十五級 上嘉天和功陞兵部尚書仍舊總督 甲寅

都察院以御史員缺請選補 上曰邇來御史出差在外

徃徃恣肆不遵憲綱今後務選老成持重者補用不許一

槩濫受 九月辛未朔 上諭禮部曰朕惟國家之興始

于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  
稱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  
宜薦宗稱于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 皇考獻皇帝為睿  
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丁亥更命舉大享禮于玄極殿  
戊子日傍有五色雲見 乙未 上詣山陵行秋祭禮  
丁酉 上復詣長陵以恭上尊號更題陵碑告禮畢即日  
還京 十月以明堂大享禮成賜禮部尚書嚴嵩銀幣新  
鈔 乙巳立冬洽享太廟 乙卯大同修築聚落高山二  
坐成追叙前巡撫樊繼祖及僉事王世爵之功 上曰大  
同自張文錦修五堡致變以後相視為戒繼祖改立二堡  
有裨邊防其忠慮可蔭一子送監讀書王世爵等各賞歲  
幣有差 己丑初以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部尚書嚴  
嵩等各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覽之詔付  
史館 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 皇天大號冊表 癸  
未禮科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欲赦謫  
戍諸臣馬錄楊慎呂經馮恩等二崇安靜之吏謂守令好  
為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  
成帙人授一冊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指深刻為名  
流目循良為庸品今後必精必當毋蹈前弊且數易長吏  
後益為亂乞勿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

所謂賢而舉之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黜之者也與其舉  
于既黜之後孰若精于未黜之先近者明堂大祀乃吳璠  
何人而議之釋氏害義乃葉凝秀何人而乞度牒乞嚴禁  
之五嚴流民之寓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希圖挾制官府  
甚至匿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乞令緝事  
衙門做治 上以援救議札謫戍諸臣令廷杖發口外為  
民 戊子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  
門庭之險而近為虜囚吉囊所據并吞諸戎兵力日盛外  
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  
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  
兵分為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  
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西寇全陝則宣大二  
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離其  
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輕重強  
弩烽火相接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  
之形而又時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恤賞以振作師徒  
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薶禽狝  
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  
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其  
事無可勘報罷 辛卯冬至祀天于園丘禮成 上還御

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 十二月癸卯  
章聖皇太后崩 乙巳 上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為  
奉迎行禮使各官俱赴承天府奉迎 獻皇帝梓宮 壬  
子駕發京師請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擗踊號  
慟諸臣莫不感慨 乙卯大學士李時卒時任立人謙和  
得士心以謹慎稱 上意秉政數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  
常在寬平天下稱為長者卒贈太保謚文康 禮科給事  
中姜良輔等上疏請停南狩報聞

兩朝憲章錄八卷

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正月庚午朔 甲午 上諭禮部冊  
立 皇太子具儀以聞 丙申 上勅諭禮部以 皇考  
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閣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宮擇于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庚子朔 冊立  
皇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  
鳳是為卿雲大學士夏言疏賀 上曰慈寧几席未除其  
免賀 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永嘉人剛明峻潔一  
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

短 上親按古謚法以其危身奉上特謚曰忠眷顧之厚  
終始不替云 丁未吏部尚書許讚等各上疏諫上南幸  
上曰今事已定而惑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  
勿為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特疏進言曰有謂輦  
路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啖食盜賊蝟起恐有萑符不逞犯  
屬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囚若花當等部落日同邊釁  
倘鑾輿遠涉鼓衆深入突至昌平京師戒嚴者有謂扈從  
軍校及內外從官不下數萬糧草車馬供應不貲者然患  
猶在外處置得宜尚可保其無事臣之所慮乃不在此  
皇上玉體常加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登歷長途衝冒

風雪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違和誰其任焉臣以為登  
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為安觸冒乎風塵不如  
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蓋居中可  
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  
半由之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際加之以苦急無聊之狀變  
生倉卒患起不虞又理勢之或然者乎伏願 皇上少加  
察焉臣請當事者自行必能辦事所供賞賜銀兩留為修  
建顯陵之用不惟免 皇上遠行之勞而且大事易襄無  
意外之變一舉而三得矣疏入時 上以孝思深篤南行  
之議已決雖知其忠不及用也第以有旨答之 授先賢

曾子之後質粹為五經博士質粹曾子六十四代孫居永  
 豐縣其遠祖揚者曾子十四代孫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而  
 質粹其裔孫云大學士顧鼎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甲寅  
 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鐸等大學士顧鼎臣等協  
 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丁卯夜四更行宮火是時駕以嚴  
 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指揮陸炳負 上  
 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殞于火者 三月癸酉遣駙馬  
 鄒景和如裕州祭漢世祖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祐均  
 州祭武當山之神 庚寅 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御雲宮  
 遂謁 皇考于隆慶殿 辛巳謁顯陵 駕至純德山及

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騎登陵山立表于 皇考寢陵之此  
 周覽久之命改營焉製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 壬午  
 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 甲申享 上帝于龍  
 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 守制侍講學士廖道  
 南上南巡江漢賦 上覽之命付史館 以方士陶典真  
 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无  
 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  
 仍許携其家于官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  
 群臣朝頌詔天下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思恩賦  
 乙未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四月戊申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城內有堯母墓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千載一會乞勅所司修建廟祀載入祀典從之 上以少南表揚建白才識可嘉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 庚戌彗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乃滅 壬子 聖駕還京師 癸亥金星晝見 五月乙巳先是 上幸大峪山閱視陵二內閣以暑寧勅稿進覽進緩 上不悅因責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 上大怒曰每每怠慢不恭昨所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密疏又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情既不遵奉原記印記并歷年諭帖即可進繳御前無得隱匿革其勲惜少

師官職令致仕 甲申 慈孝獻皇后梓宮發引建 聖諭 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丙申右副都御史朱裳卒裳性峻直有清操始為御史巡鹽河東有嬖人錢寧者市鹽裳執弗與已而出按山東則先裳巡按者王相為鎮守太監黎鑑誣奏繫獄裳上章力救辭甚懇切并劾鑑不法數十事相得不死裳當嘉靖初綜覈吏治舉五人卓行而裳第一歷官三十年攻若食淡若一日有先朝名臣之風焉

臣按巡按之職不能自潔其身者多乏風裁為有欲也有欲則嬖幸奄人皆得以執其短而捶其權朱裳



清操足以服人故風裁一無所避錢寧之市鹽黎鑑  
之誣奏不惟抑之使不得行而且辨之若是其懇彼  
為錢寧黎鑑者亦無可柰何朝廷以為卓行舉世倚  
之為底柱此非名臣之裒出者乎考其素行攻若食  
淡者三十年猶一日蓋有以服其心矣

六月丁酉朔酉刻雷震奉先殿左吻 壬寅左都御史王  
廷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  
臣觀今日士風臣節而知災異所由來矣大率廉靜之節  
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賂  
大開替迹開節濕薪可以執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清平

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蓋有賄者矣然猶百金稱多而  
今則累十鉅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霄行畏人而今  
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至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在  
高位則小臣做倣無不惟利是尚京官貪濁而安虎無患  
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務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  
盜起而邦之厲階由此基矣古之君子雖進易退寧自守  
以俟時毋毀道以求合故大而康濟世務小而風勵時俗  
而民不失望也今者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念要路  
權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廉耻掃地  
矣夫恬靜為君子奔競為小人奔競既進則恬靜必退其

為世道不祥莫大焉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遠避嫌疑抗疏論列則今日干和氣召天災實臣奉職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

臣按貪濁之風起于奢侈而其究也民力必訕奔競之風起于僭擬而其究也士心必傷未有訕民之力傷士之心而和氣不干天災不召者也洪武之初貪濁奔競者間有其人耳乃自正德時此風大熾雖世廟累行戒飭而終不能止故考其時廉潔者什九貪濁者什一恬靜者罕聞而奔競者接踵誠有如王廷相所言者至於大臣法而後小臣廉尤為至要昔

孔子謂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楊紱為相郭子儀減座中聲樂之四蓋上有廉潔恬靜之佐則不肖者且將泯其貪濁奔競之習不然如嚴嵩在位而其子世蕃賄賂公行張居正在位而其子懋修連登及弟廟廊之上既如此安能禁天下乎然敗輒之後世蕃所積金玉寶玩抄歿殆盡懋修所取功名富貴不免削藉豈徒嘉國害民而子孫且不保矣為子孫作馬牛者竟何益哉

癸卯命 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庚午頒賜御製太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 戊寅水大木金四

星聚于東井 壬辰 獻皇后梓宮至漢口江沙淺澁有  
司懼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山大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  
流而下撫臣以聞 上喜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  
寧悅 甲午南京礼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  
聖功畫一册上之以 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  
說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為養正之助乃繪畫為十  
三事一曰文王為世子同安二曰視膳頤 皇太子大孝  
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頤其有古聖王謙德也四  
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  
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頤 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

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知稼穡艱難頤 皇太子奮身  
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頤 皇太  
子知綺繡之難得也十曰宮中隙地令種蔬菜頤 皇太  
子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  
西苑蠶桑頤 皇太子知 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關  
雉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頤 皇太子知聖學  
也 上謂番冊語多隱諱報寢 己亥遼東廣寧衛達軍  
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軍與戰殲之永以家丁夜不收三  
百餘人嚴捕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無一人脫者初遼東  
有变 上下將于輔臣李時時謂求有家丁三百餘人咸

西華堂金 九卷  
驍勇善騎射至是永竟以家丁立功乃陞永左都督

臣按古今倫邊事叵測夷情反覆匪才勇兼全者不足以攝其奸究之心馬永退閒家居久矣自給事中曾汴疏請起用遂內外倚以為重嘗收遼東軍變由蔡經不能撫字既以失巡撫之體而都指揮劉尚德袁璘又逢迎而諂事之無怪乎于蠻兒等之鼓噪也馬永一至才勇兼施本為名將而家丁三百餘人又善騎射能得死力世宗無逸出遊輔臣李時費宏皆贊其為甚好卒之終伏作亂斬首生擒無一得脫竟能立功遼東是固馬永之才勇足以招之而亦非

非李時費宏之精鑒乎適今西北之嘽賊東南之開向非于蠻兒終伏比也嘽賊勾套虜為翼虎而開向取朝鮮為爪牙一則欲取長安關中原睥睨神器一則欲劫遼左抵天津扼塞餉道此非臣子枕戈嘗膽之日乎說者謂李成梁父子素熟西北虜情侯繼高黨類素熟東南倭情是或有然者然西北善守而有恃東南善攻而有謀恐當時無馬永以計西北無劉顯以鎮東南則此一二輩者誰與擔當此二虜也况糧運空虛人心怯弱何能頃刻定耶先時臣嘗愛之而泄泄者多不見信今果然矣願皇上廣求將材

而重其委任庶可救燃眉之急耳

已巳 皇第八子生 乙卯朶顏衛夷人打哈以姪革蘭

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為花當子乃猶未得因欲沮貢以脅

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巡撫等官張漢請調保定

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令巡撫等官明諭以不當授

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人馬且勿調 庚申 二聖梓宮

合葬於顯陵新寢 八月辛未勲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

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稔愆累及父母今

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悃但

人子之情未盡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冒昧卿等左右

丞弼須日加忠藎以匡之 九月乙未朔日食 壬戌

駕至天壽山行宮 十月庚午 皇太子千秋節賜文武

百官壽麵 戊寅日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

武宗朝為南京御史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錦衣衛獄欽

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 上允言官請贈今官巡按陳

憲復以祭葬請乃從之 十一月丙辰鎮守大同總兵梁

震卒震榆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襲指揮使以敢

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號令明信每出塞攻虜虜人

憚之當大同軍變單騎入城撫定遂鎮守其地虜不窺大

同者數年最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戰不專特前後與

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即亂山中築乾溝邊墻  
在大同復築五堡兩鎮至今賴之卒賜祭葬贈太保謚武  
莊 十二月甲戌太常寺卿穆孔暉卒孔暉堂邑人夙有  
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正德初為檢討曾忤逆瑾瑾矯  
詔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詔還原職歷陞今官當時士論  
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卒而棺斂如西竺法 上念講讀勞  
故卹典從厚賜祭葬謚文簡 己卯授故大學士劉忠孫  
存思為申書舍人 庚辰日生暈及左右珥少頃白虹亘  
天久之乃散 甲申存問工部尚書陳雍雍餘姚人初知  
府湯詔恩言雍年九十有高行宜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

雍德壽賜以羊酒令巡按及門存問給米二石役夫二人  
歲以為常

嘉靖十九年庚子春正月甲午朔 乙未貴妃閻氏薨如  
首出 皇第一子 薨時 上痛悼之追封為皇貴妃  
丙午行邊使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翟鑾事竣還京詔以  
原職入閣辦事 二月己卯兵部請開武科鄉試 上以  
累科未見得人報罷兵科給事中王寔囑言取之不廣故  
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  
躍思奮今一旦報罷恐士多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三月癸巳朔日食 庚子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  
霍韶等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討郭希  
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等請從衆議  
之多者上曰薛瑄能自振赴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  
定宜俟將來童承叙等議是乙巳申刻黃霧四塞隨變  
為紅赤色暴風從西北起壞文德坊等處夜分乃息上  
曰此異風也凡三見矣占謂主兵喪火今西北邊防為最  
急當有預備之策兵部其會官議聞四月壬戌兵部以  
風霾會議上邊事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邇者  
虜犯我疆邊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

馬芻糧歲煩調度而將官撫官咸出遴選曾不聞有紆朕  
憂者顧累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能輸忠畏法耳自  
今武臣有失律挫或文臣有貪冒顯著者聽科道官叅劾  
其諸邊有不便者總督撫按以聞毋隱甲戌旌表江西  
南城縣烈婦胡氏氏名全姑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適遠方  
胡與姑易氏獨居姑肆淫日與惡少通胡氏貞白自誓又  
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八年始終一  
節後惡少與其姑謀殺之事聞詔立祠扁石哀烈賜祭一  
壇正惡少及姑之罪乙卯御史包節劾奏兵部尚書張  
瓚責官鬻爵等事瓚疑都御史王廷相嫉之因訐廷相專

事燒燬多買少受為士林所姍笑廷相亦上狀自明給事中張堯年言瓚屢經論列宜量改用以全始終上曰今後廷臣務協和同德以先國家不可效尤五月丙申禮部尚書李浩卒浩曲沃人因天變上勵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競四事不報遂六疏乞休准致仕浩為人器宇魁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為時所重卒謚莊簡乙卯興建雷壇六月丙戌戶部尚書蔣瑤已致仕張潤代之乃議上四事一議財用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上有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腳價崇文門商稅皇莊併草場子粒兩淮餘鹽光祿寺厨料兵部缺軍等項銀借支充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戶部見食糧工匠內官監錦衣衛各鎮撫司府軍等衛查議分撥亦自足用可省顧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工部各委官會同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外工如天壽等宮今已有次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壽宮并六聖碑亭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卷查四郊所估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寧宮不過四十八萬乃今慈慶宮已用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七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宮猶未完乞勅內外官比量樽節務在



愛惜其有會計不實及放後軍象者治之以罪疏入上  
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欽定殿  
併督速成餘暫停止

臣按張澗所疏雖有四議其實財用之不足起于冗  
費之浮濫使軍匠果稽考工程果停止則又何所佐  
計何所扣省乎世廟勇于有為而當時為輔者如  
楊廷和費宏等輩老成安靜立朝不久彼汪鏐郭勛  
者為國家生事尚損元氣蓋已甚矣噫工部所存者  
不過六萬而所欠者則二十餘萬郊宮所估者不過  
四十餘萬而已用者則七十餘萬入不能以償其出

用不能以當其佑宜有以來張澗之奏也世宗依  
擬停止其益生靈生靈困敝者不可以暫幸乎

七月癸丑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勛覬以進  
用勛試其術良驗以朝用所化銀製為銀器百餘進上  
上大悅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  
壇工費上以為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不驗人謂  
先所化銀以幼術盜勛帑云致仕刑部尚書聶賢卒賢  
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變卒謚崇襄已未御史魏謙  
吉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頻仍科歛繁重閭閻小民朝不  
保夕甚則相聚為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盡黜貪酷別

選賢良庶可以少甦民困耳臣聞往年考察多存寬恕或  
惜其科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力年之精壯或  
取其辦事之微長或因其請託之難拂或因其根擄之難  
動即貪酷顯著亦曲為庇留雖衆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  
朝廷名為宥過之仁在小民寔貽剝膚之害乞勅令部院  
嚴加考覈但係貪酷者盡行罷黜則苛刻之黨除長厚之  
吏進民困自甦盜賊自息矣 上以所言有憂民實意切  
中考察事情詔今後部院務秉至公力祛宿弊 八月壬  
戌給事中曾鈞等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  
弊則廉汙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令  
多以掊剋為能事苞苴為捷途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撫  
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得顯  
秩是廉汙之介弗嚴也大臣為國任人循資以處常品超  
擢以待異材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一有員缺自徂  
求進交爭而不慚天如其宜用何待于求如不宜用何聽  
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  
求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處則尤有可  
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  
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

西華憲章錄卷之九  
忠佞之辨人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 上曰魯鈞所論深  
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自今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  
循私情致傷公道

臣按王廷相一疏謂大臣貪濁則小人倣倣奔競既  
進則恬靜必退引為已過見于自陳矣而魯鈞之疏  
弗嚴廉汙不明靜躁即此意也大率皆歸重於大臣  
至于強辯交惡之風則尤當時所深諱者如嚴嵩為  
胡如霖所劾而乃強辨具奏汪鋐與郭勛相左而乃  
成隙各攻究其為人皆貪鄙躁妄者是其自處已甚  
小合公論斷之果崇尚廉潔而抑奔競耶 世廟謂

責備大臣處尤是其所以勸輔弼而開言路者意  
至矣

壬午故致仕右副都御史成文卒文山西山陰人巡按蘇  
松遇歲飢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  
宋彬冒濫軍功且言大臣朋肆欺罔力觸權奸詔逮獄為  
民 上即位起之累陞今官卒賜祭葬如例 癸未遼東  
巡撫劉漳卒漳蘭州人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 戊  
戌遼東兵變漳遏亂賑飢全活甚衆復平遺孽終伏等遼  
人思其功祠之 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  
常寺寺丞壻吳濬孫陶良輔俱食博士俸 九月乙卯夜

火星犯南斗杓第二星 十月戊子戶部尚書梁材卒材  
大城人敬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者前後十年是時工  
作煩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管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  
悉靳弗與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舊  
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當嘉靖中士大夫頗尚圓通大  
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  
追謚曰端肅 甲子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崑山人性樂  
易無町畦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免其朝參專令講讀洪  
範 上南巡承天命居守輔 皇太子監國至是卒遺表  
勸上親賢愛民保護 聖躬 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

文康 乙丑禮部尚書

高誦卒誦南海人質直好古行誦

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義舉國皆非之誦獨以其  
言為是屢獻議以助卒正大禮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數  
歲中超拜八座誦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  
每朝廷有大政輒累數千言多見採用然剛褊不能容物  
論好高不達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妄言  
以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仇讐 上亦頗厭之卒謚文敏  
庚辰應天巡撫陳克宅卒克宅餘姚人為御史伉直敢  
言在貴州累獲軍功居家有風節鄉評許之 十一月壬  
寅金星書見于巳位 兵科都給事中馮亮言三邊大捷

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期于一逞總都重臣倍宜簡任 上  
是其言令廷臣推之咸薦楊守禮遂陞右都御史總督軍  
務 甲寅先是虜囚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緩西路定邊營  
入寇自八月二十一日入境至九月十二日始出初入甚  
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者虜乃深入內地縱橫鹵掠會大雨  
道濘虜騎不得聘弓矢盡膠總兵魏時分道邀之虜始引  
旋我軍無閉志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責之而諸  
將始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二人時  
周尚文已革任特擢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盡銳政之  
子號小十王者衝我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而妻弟

殲之虜衆遂奪氣引去總兵任傑陶希臯復迎擊之追奔  
出塞斬首甚衆天和以聞 上大喜加天和太子太保蔭  
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周尚文等俱陞賞有差巡按劉光祖  
呂光洵亦陞賞巡按以邊功叙錄自此始

臣按劉天和賦性忠孝巡按陝西置巨墻廖堂之瓜  
牙於法為逆瑾撫誣發死於獄矣瑾誅而守湖州均  
田耗復折徵黎民感德豎立生祠尋為甘肅右僉都  
漸歷兵部尚書其間勦叛爾撫答祿失以至莊浪之  
捷寧夏之捷已非往時總制之所能及迺若吉囊黠  
虜誰敢禦之幸而大雨泥淖弓矢盡膠縱之出境亦

稱幸矣彼則先斬不用命之指揮以威其衆復起已革職之尚文而激其忠卒使小十王授首而吉囊之妻弟亦一旦殲之豈非數世所未有之奇績耶然非躬親駐塞賞罰有方何以致此則宮保重加錦衣世襲蓋亦朝廷之常典也

丙戌慈慶宮本恩殿成 十二月辛未修理南京奉先殿成 壬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各上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朝賀禮部覆言繆妄 上曰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以君父為不能起者羅洪先

等狂悖浮躁姑從寬俱黜為民 乙酉吏部尚書許讚進

嬰兒百問命禮部校刊

嘉靖二十年辛丑春正月戊子朔 是日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禮科都給事中李文進言諸臣覲畢徧事請謂輒以書幣問遺權貴非所以風四方崇廉耻也矧明禁在邇豈以先後異致及今不止恐轉效成風而不肖者或陰而結附以希遷擢將來入覲者皆謂明禁為虛文而借名科索必至不可勝計矣乞下都察院亟行五城緝捕上可其奏

臣按內外一體朝廷清肅豈非極治之世乎顧京官

每於觀年則資外官以為用而外官科歛民財以為問遺之費內視外之繁簡外視內之崇卑禮厚則為之延譽而遷擢禮薄則計較形焉而貶削立至矣嗚呼明禁屢宣而問遺不止蓋有由哉昔孝宗賜劉大夏與戴珊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臣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復以賄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然則國家誠得此人又何患乎而世不皆若人也俯仰有缺交際莫需勢不得不受徃來之禮即嚴明如顧佐者且受皂隸之賄也楊士奇謂朝臣月俸正米一石而仁宗于

此遂增朝臣之俸必也俸既增矣然後責之以廉則可不然貧窶之嗟室人之謫有不能一日安于位者毋徒以言禁之而當以心體之則李文進之疏庶可行乎

壬子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在寧夏有柳門却虜功又增築花馬池邊墻虜不能近卒謚康惠 癸未刑部左侍郎陳璋卒璋樂清人初進士待選時以忤逆瑾放回瑾誅起為刑部郎中諫南巡迂杖奪俸蓋以忠直自負海內慕之至是卒 二月丙寅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請畧言之一去

年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夏言諸臣  
乃以為靈瑞而稱賀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也二言郭勛大惡大嘉使其肆毒干政則  
群狡趨附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  
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言四方飢饉相仍小  
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  
十年於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昔隋以盛修宮室而至于  
亡國願以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  
言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  
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視天顏恐人心日急中外渙  
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言方士執左  
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紱遍干羽流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  
古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也六言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  
以盡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  
而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臣恐忠臣結舌  
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矣此沮抑言路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  
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上怒甚命拷訊



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爵論皆人所不敢者故  
人皆稱其為讜 三月辛丑追給刑部尚書潘蕃祭葬蕃  
崇德人先在兩廣以忤逆瑾與劉大夏俱謫戍瑾誅宥還  
巡按傅鳳翔以蕃平生大節視大夏等則恩不宜獨缺詔  
從之 乙巳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

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面縛  
軍門納土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  
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從二品官子孫世襲別給銀印毛伯  
溫勅取回京 辛丑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王燬  
乙丑御史党承賜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所司  
條上務切民瘼國體毋得為彌文應故事 丁丑詔止蘆  
溝橋工 丙寅勅暫止大享殿工 庚午 上御西角門  
視事 丙子 上着青袍御奉天殿班詔詔天下使知一  
人之重罪致上延七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推委所司  
奉行條布于後都使聞知 丁丑恭製 成祖 仁宗神  
主 戊辰奉安于景神殿 五月丁丑湖廣參議方遠宜  
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不得  
妄議 乙巳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  
水次舊有廩倉乞速議修補以備寄囤户工二部覆言此

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  
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  
工科給事中郭鏊言寄囤誠非舊例但河道既塞事變所  
伏亦不可測不如允寄囤為便 上曰寄囤與盤剥宜視  
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  
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丁未禮部右侍郎崔銑卒銑安陽  
人博學好古行誼修潔所著書甚多與呂柟何孟春魏校  
齊名先以簡伉忤逆瑾瑾矯制改銑南京吏部主事瑾誅  
還職尋引疾歸 上即位用廷臣薦起待經筵會議大禮  
抗疏勸 上勤學問辨忠邪以回天變忤旨罷歸 皇太

子立選官寮起為少詹事以病乞休許之至是卒謚文敏

六月癸未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丙戌有火球大如斗墮左軍都督府中門左良久

乃滅 壬辰禮部以萬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廟災朕

方待罪生辰小節其罷賀 八月甲午<sub>兵</sub>給事中蘇應旻

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山東易而大同難迺者大

同孤懸塞外邊患比他鎮特甚彼龍<sub>大</sub>與有者小庶曲謹之

士耳且平生仕宦多在江南邊境檄宜素所未講若魯銑

熟于故事練于邊情 陛下用之而頗有效者也迺今任

以山東實遠其用乞將銑改任大同大有徐議別用得旨

銑與大有已有成命今後用人務審其才見在各邊巡撫官且不許推陞別用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 甲子山西巡撫史道言虜囚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允糾合諸部將入犯山西 上命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赴紫荆倒馬等關防禦復發京營兵三千人命叅將任鳳領之會徹相機戰守俱聽總督節制 兵科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張光祖言三衛不廷北虜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賊巢乞暫遣大臣一人總督薊州軍務兼理糧儲仍發內帑馬價銀各數萬兩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增設遊擊一人於密雲招募壯勇往來喜峯口潮河川古北口黃花鎮諸處專備應援 上納其言命左副都御史胡守中以往 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鑾等條上禦虜六事一護衛京師言營兵老羸不堪用者宜命提督精練仍量調各處邊軍入衛選用才勇之將督領營兵分布固守庶得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尚文練達邊務可備緩急乞特賜起用二防守糧運言謀者謂虜欲往臨清絕糧道意必有中國降人教之使然國家全賴江南運糧而臨清又為咽喉之地宜勅山東撫臣飭兵防守庶運道不阻三隨路設伏言虜既南侵宜多設伏兵以待賊兵雖多可以奇勝若棄險不守則虜入難制矣宜令各處城守官兵或乘高伏

弩或暮夜潛擊或積石積水或伐木縱火此用兵要計也  
 四招募達兵言保定河間達官舍餘素號健驍今達官已調  
 井陘等處防守其舍餘餘丁俱騎射精熟可用宜募其精  
 熟者萬餘人給以軍資內以五千人兼營兵助守井陘以  
 五千人付一才將統兵赴臨清設伏防禦五言處置軍需  
 言郡縣空虛一時難辦乞發內帑銀五萬兩遣官預借糧  
 餉或富民尚義輸粟助邊者量其糧數實授以官六給銀  
 買馬言宣大偏閑缺馬宜令兵部調取寄養馬疋速發兩  
 鎮各五千疋仍出帑銀給付陝西等處勅買以資軍用兵  
 部覆為禦虜要策 上詔陳九疇報罷周尚文准起用

庚辰詔削大學士夏言秩致仕言久以疾在告 上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傳及示言言具疏以對誤寫字號被旨  
 切責引咎陳謝乞還鄉治疾 上怒其恣意放恣令致仕  
 臣按輔臣事君無過忠謹此而一或恣肆君能見諒  
 者寡矣 世宗優禮輔臣不惟賜之匾書而且編之  
 字號以持忠秉正分給楊一清張璁桂萼翟鑾至夏  
 言寵用亦然蓋毫不可差誤者也况身為宗伯而又  
 素以知禮聞乎當夫扈駕行宮厨中失火已斥其放  
 矣及其所用密奏不遵原印又已革其職矣乃 皇  
 太子服制之議正 聖心悲慘之秋而復字號誤寫

謂之何哉人言嵩與言讎世宗深信其譖故每事倉皇致厯上怒噫動無過舉則情有可原而今皆自取之也特死非其罪而人或憐之云耳忠謹之心似不如此

癸未虜驟至寧武關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漳遇敵死守臣以聞九月乙未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次斬虜首級上嘉之兵科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言山西巡按王達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直隸巡按譚學謂虜回未戰同時矛盾宜行查覈上命紀功科道勘實回奏翊國公郭勛有罪詔獄先是禮科

給事中臧賢劾郭勛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二占後賣放恣為貪橫田園甲第併吞遍于京師水運陸輸倍克及于天下勛疏辨乞罷上優詔報之已而六科給事中李鳳來復劾下都察院指實陳奏數勘未覆刑科給事中張允賢復劾都察院聞命四十餘日遷延不勘畏豪勢而慢朝廷上曰郭勛等乃敢蔑視國法送鎮撫司拷訊令勛從實陳狀勛疏辨上允之命給以勅勛私心不便勅久不領科道官復摘疏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顯係不遜上大怒曰何必賜勅等語豈是臣子對君之言殊為褻悖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

通一併勘奏于是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劾奸利事言  
南京淮揚臨清徐德財賦之地皆置私店水陸舟車皆懸  
金字牌騷擾閔津侵漁民利太監蕭敬魏彬等各庄田宅  
舍每一區直銀十數萬金輒用強占管各官護勅 御製  
龍牌并所創庵寺廢毀無存復將銀貸運糧軍士就將官  
船准折拆賣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將班軍行糧  
賞未扣除其惡可勝言哉真如重犯張廷齡包藏禍心罪  
在不赦代管庄田即此一端槩可知矣 上令究問來說  
三法司論死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妻子給付功臣家  
為奴追奪封爵鐵券誥命疏入不下 十月癸丑朔紀功

科道官張翔翼張光祖奏山西三閔先于八月間被俺答  
阿不孩深入數百里殺掠極慘人煙斷絕于時 皇上責  
大同諸將不行截遏諭總督樊繼祖嚴加邀擊迺諸將漫  
不加警俾虜得志徜徉而去曾未三日而吉囊之衆自平  
虜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左衛諸將咸會若能合力拒戰  
使虜知我有備必引去矣乃爭相斂避遂使虜長驅入寧  
武閔而興嵐汾石之間再遭屠毒計今地方傷殘之慘不  
啻八月真可痛心扼腕夫俺答之入寇也當繼祖承簡命  
之初倉卒調度責効固難及吉囊之入寇也正繼祖閱兵  
大邊之日將帥雲集發縱甚易顧乃漫無籌畧縱虜入閔

西朝憲章錄 卷九  
受命云何節制安在伏乞 聖明亟加訓飭責以後功  
上令戴罪督兵極力血戰以副簡任初意

臣按責居總督而勢憑俺答吉囊之橫自揣不堪薦  
能者以自代可也不然奮勇發謀激諸將以忠義不  
能一鼓而擒亦當逐之境外庶可以紓 天子北顧  
之憂夫何既不能戰又且冒功黎民死者無限而虜  
囚之首級安在此其失機之罪斷不容宥及張翺翼  
等勘實而 世廟猶令戴罪立功嗚呼 君恩厚矣  
如職守何

丁卯復大學士夏言少傳原職仍赴闕辦事 起原任吏

部尚書許讚復職 十一月丁酉 上以鹽法之壞起于  
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以致各邊糧草不充仍  
命戶部議于是尚書李如圭奏鹽法不行蓋由占窩賣窩  
之弊未革以致商人無利宜行嚴禁其餘鹽似難輕革兩  
淮餘鹽價銀稍多令每餘鹽二百斤淮南五錢五分淮北  
四錢其有資本不足不願附帶者聽如此則商竈兩便邊  
儲有資矣 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  
行正由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 祖宗成法行之 乙巳  
金星晝見于巳位 十二月巳巳 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  
孫程心傳襲五經傳士 庚辰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薊州總督胡守中言兇犯郭勛拘囚重擬又併其黨與而  
 悉除之矣至會審之時他無一言獨謂守中以恩讐報則勛  
 得勢之時守中同惡相濟昭然甚明聞其初結納拜勛為  
 義父家奴孫淮等亦與執袂為友此豈在孫淮下耶自蒞  
 任薊州假以修建極被侵漁如責報上中下三百六十家  
 雖都御史翟鵬亦以上戶被徵科罰諸將領動以百千計  
 巧立名色黷貨無厭撫邊要畧毫末之聞而區、未遠樓  
 之建馭夷大體毫不之顧而拳又為欽賞之乞臣聞奉命  
 戒行之日擅作恩威廣行論薦不俟批發先以私示與薦  
 等官此何心也已蒙 宸斷留中不報却復鑽謀吏部陰  
 私鬼魅蓋不可測矣疏入詔逮至會訊言守中本以反覆  
 小人貪殘賊吏虛張虜勢假稱犒賞冒廢帑銀鉅萬罪已  
 不赦至修建來遠樓斫伐潮河川一帶林木自撤藩籬寔  
 之極典尚有餘辜依例論斬梟示上命監候處決  
 臣按北寇猖熾專命總督則雖才望素隆者猶恐不  
 堪也于時郭勛用事乃以義子胡守中往夫守中阿  
 附權勢名節掃地豈堪大任黷貨擅威已失軍民之  
 心矣來遠一樓何足耀虜而斫伐林木使虜得以長  
 驅通天之罪尚忍言哉以此知郭勛者市私恩而忘  
 國計胡守中者墮邊防而蔑遠猷典刑之極又復何



辭執

六經典尚官糾率於國儲裨臬示未土命盪劫畏央遠樓  
不妹至新裝來夢楚何外賦所川一帶林木自熾蓄鑿真  
小入貪窳翹支盪聚費費對蘇部賞冒烈幣贈璽高罪日  
迭思趨蓋不阿厥矣飛人暗數至會賄言中本以又費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李如圭

議 祖宗議課兩淮兩浙長蘆山東各邊開中併補歲用  
不敷者俱正額引鹽至於餘鹽則近年新增鹽法之壞實  
原於此今查議裁革宜自二十一年為始開中引鹽止令  
正鹽掣付其額外餘鹽悉行革罷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  
賣者以時估為準更嚴私鹽之禁則宿弊除而鹽法通矣  
上納其言令嚴立科條以聞已而條上四事一曰革餘  
鹽二曰禁權勢九權勢囑託占窩賣窩者悉嚴禁二曰置

印信簿冊行各邊卽中或巡按收掌凡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積糧方許收納事完送部轉行巡鹽御史查驗四曰各邊城堡急缺糧草者方令商人上納其孤城遠堡或以按伏充支為名致多侵冒者不許槩給詔如議行 辛卯雪

丁酉致仕刑部尚書王時中卒 壬子致仕南京吏部

尚書吳一鵬卒謚文端 辛未兵科給事中胡賓奏為近

畿荒歉議處發糶事言通倉糧米已積至六百餘萬石而邊方多事惟賴銀兩給發欲將該倉粳米動支一百萬石減價發糶以實銀庫以濟急用作速差選府屬官一二員自備人夫車輛運回發糶其價務照本地時值量減十分

之三糶過銀兩或運候供邊或徑解銀庫悉從該部便宜

預備戶部尚書李如圭覆賓言可採 三月奉天府督上

尚書顧璘進所輯興都志 上以事實多誤命部重加刪

訂進覽 丙申大學士夏言九年考滿 上賜段鈔吏部

以先年楊士奇劉健勅宴例上請 上復勳階如舊賜勅

褒諭 辛丑禮部覆尚書顧璘疏陳興都禮制三事一定

舊邸之官當與南京內府相同一正廟祀之樂章以 皇

上大狩山陵聖製歌諸製為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

供事以陵寢供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

司香疏入報可 四月庚申 上於西苑建大高玄殿奉

丙申憲章錄 卷一  
事上玄 辛酉詔增設松江府青浦縣從巡撫夏邦謨巡  
按舒汀奏也 山東劇賊劉儀嘯聚魚臺之獨山巡撫曾  
銑檄兵備金清僉事汪東洋等勦平之捷聞賞銑銀幣清  
陞一級東洋以功贖罪 甲子立夏裕享祖宗列聖於景  
神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 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溫申  
明憲綱一禁酷刑二慎舉動三革騷擾四懲豪勢五省繁  
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八備八造 上曰朕念蒼生不得  
其所祇因有司貪酷肆行善惡無所懲勸又因巡按御史  
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由都察院不  
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失朝廷設官初意  
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悅所  
陳悉允行 五月辛巳兩廣巡撫蔡經安遠侯柳玠勦平  
瓊州黎賊 上嘉其功加玠少保陞經兵部尚書鎮守如  
餘各陞賞有差 丁酉禮部左侍郎孫承恩 上言邇者  
盛夏炎鬱散為疫厲都城內外之民僵仆相繼乞命大醫  
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庶貼危之人  
得以有濟 上從之 戊戌初 上以久旱躬禱雨于大  
索殿至是雨數日乃止 上喜甚群臣表賀並優詔答之  
閏五月辛亥都察院左都毛伯溫言撫按所屬官員六  
品以下罪狀顯著即自問黜不許槩劾 上允之已而吏

科都給事中沈良才以通判推官知縣職在親民若槩稱  
六品例不得劾吾恐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于例  
有違宜令一體舉劾以俟部議處分其有罪狀深重者照  
例問黜不必劾奏 上從之 戊辰兵部覆總督翟鵬條  
陳山西邊事 庚午鵬又奏據降虜言賊已會衆三十萬  
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付鎮并令多發鹽銀以備  
軍需蓋鵬受任三以是請 上曰鵬受新命首索帑銀舉  
措已乖况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記姑革  
職閒住 六月辛巳 上手勅諭都察院謂近日雨後方  
木茂民康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遷  
移無故欲改 慈慶殿為東宮府廢母后制以縱奉子朕  
必不為又聞乘轎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用皮帛鞋  
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乘轎是擅也有命而抗違  
非禮也如此大事言官不聞糾發直貪生媚竈今日神鬼  
皆怒雨甚傷和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辛卯兵部  
奏頃者大同山西虜報沓至前防守事宜已奉旨行矣虜  
詐叵測倘自宣府獨石邊外突入潮河古北黃花密雲地  
方則震驚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叅  
將王繼祖設伏古北等處禦之達昌燕河二營遊擊毛尚  
忠已調守白羊并令遼東錦義叅將趙國忠駐寧遠城以

西華意章金 卷一  
為薊州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官軍數少宜令東西廳整兵  
一枝俟警即發守通州至于京師尤宜戒備行紫荆副總  
兵周徹遣兵先戍保定倘虜深入關南即調至琢州擁衛  
京師 上是之 乙未虜軍朔州守臣以聞 上示兵部  
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輔藩籬往者虜賊入  
邊殘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為故常失事已甚即今能  
協力戰守俾虜大挫而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  
此觀望致虜猖獗者必罪無赦 壬寅虜擁衆至廣武天  
屹峽攻墻我兵敗績虜遂乘夜趨鴈門沙溝墩越關南代  
州 癸丑山東巡按楊本深河南巡按趙繼本奏黃河孫

繼口李景高口扈運口俱已踰惟徐呂二洪水勢通行糧  
運無阻 上悅陞賞漕河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等有差  
丙午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  
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塲移營南走  
戊申兵科給事中胡賓上言寬恤備操官軍事言邇年  
備操官軍甚有全衛不行赴操者兵部欲嚴督挨拏及追  
完拖欠工價臣愚以為遠方軍士千里裹糧而來徃徃糊  
口之謀朝不計夕雖使曲加寬卹尚恐有逃亡失所之憂  
况重以貪殘者為之豺虎哉大約管工等官姦詭計詐各  
該官軍撥工着役之日百計凌奪利其一逃及其既逃因

而抑勤見在管隊寫字官等揭債補工陰肆侵渙蕪之無  
知官軍乘時射利暗交在工軍戶一槩指稱揭陪包攬一  
以指十百以指千誣累逃者而規取贏利小則扣除食糧  
大則逼鬻田產一遇領班之後進退失措逃避田野今議  
者不察其情欲一切以法從事伏望 皇上嚴敕掌軍官  
務要備加優恤如有仍前凌虐支調在逃者照逼勒新軍  
在逃事例究問其未到官軍止許坐名送部行文原管官  
司問罪補後若或追補亦只追完解部庶幾有裨兵政萬  
分之一

臣按優卹軍士者兵科之責也猝遇飢荒坐視溝壑  
漫追逃補不究原由當時怨嗟而無訴者不知幾十  
萬矣臣兩讀胡賓之疏欲將通倉粳米減價發糶量  
減十分之三至於懲管工官之凌虐追補後者之解  
部處置得宜而幽隱悉達仁哉給事見諸言表矣

十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 庚戌禮  
部右侍郎呂柟卒柟高陵人正德初逆瑾竊柄柟疏請上  
御經筵親政事以潛消禍亂瑾啣之乞養病歸瑾誅以薦  
起用入朝上勸學疏值乾清宮災應詔陳言六事不報復  
引疾歸 上御極詔復館職甲申奉旨修省上疏以十有  
三事自劾言甚切直 上怒下詔獄拷訊謫解州判官旋

升國子祭酒首正監規上疏申明五事尋轉今官值奉天  
殿災自陳乞休詔許之至是卒後追謚文簡

臣按柎性穎敏誠確自垂髫時輒有志聖賢之道危  
坐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為翰林修撰逆瑾以同鄉  
欲引附已啗以入閣柎絕不與往來瑾誅事武宗  
以疏諫不合引疾逮事世宗又以疏諫不行乞休  
真忠亮之臣也致仕居家四年卒所學醇正不以王  
守仁為是陳獻章為高其曰所謂格物者隨時隨處  
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  
身若離却己身格做甚至與憲章論樂以為如今人

言樂只在推開事去為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  
之風嗚呼即其不足王陳二子則志端識正當世為  
標矣沒之日高陵罷市遠近吊者以千計感人之深  
至是哉故臣讀其因問奏稿及文集等書其人可  
槩見矣

甲寅南京刑部尚書周倫卒謚康僖 延綏巡撫萬潮奏  
降者言虜不獨寇山西直欲趨蘆溝橋以窺京師 上命  
宣薊兵馬除赴援別鎮外餘即整棚以待 虜兵部言虜  
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總制未免各分彼  
此乞會同推舉忠誠有將畧者 上命原總督宣大程鵬

復任 戊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欲建外城如南京 上  
命速議兵科給事中劉養直以為宜建於無事之時不宜  
築于有事之日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若併力築城恐官  
民俱匱 上詔廟工完日舉行 丁卯戶科給事中劉繪  
奏頃者北虜南侵 陛下勅翟鵬往督軍務臣以為虜迫  
而總督輒罷虜至而總督增設事出倉猝機不素定非所  
以專責成而畜茂功也今虜息養精堅及今不畜必為腹  
心患今之譚邊事者謂我兵宜守不可與戰致使各邊將  
士頗無聞志總督諸臣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  
曰守險實則自衛臣聞虜入寇且號稱數十萬聯隊而行  
結營而止彼固以整入也我軍雖調集三關然狼顧自守  
即叅遊所統亦無踰二三千人兵法曰心疑者北力分者  
弱虜得逞志職此故也臣請專任翟鵬凡軍馬錢糧悉得  
便宜從事內閣大臣協濟于內即馳檄宣大山西盡發官  
兵約十七八萬三路畢舉預選步兵措置巨槌長槍火器  
總戍鴈門關外相機夾戰不計傷損并令各邊即中貯積  
軍需總督申示軍法遣科道官各一員隨軍紀功仍勅京  
營預簡精兵一二萬裨將數員以待接濟紫荆關保定河  
間等處各整所部以候調發王師四應主客之勢成臣謂  
虜可計日擒也兵部謂繪言甚壯宜允所請 上是之



五朝憲章錄 卷八  
詔鵬先發後聞紀軍科道官其倣古監軍之制簡廉能任  
事者往

臣按國家承平軍不知戰聞者色慘股慄而又無任  
事之總督監軍之科道其何以興全勝乎以故議守  
之外別無他謀今者虜之入寇不獨患在山西而且  
逼近京邑欲據通倉以扼臨清糧運且泄泄焉欲為  
外城之建不聞以戰為言吾恐虜玉戈挫則邊塵豈  
能遽息今以翟鵬總督三路出兵兼之以軍需之積  
貯京營之接濟豈不可以橫行匈奴乎劉繪之疏讀  
之令人生氣宜世廟重諉於鵬而震數十年之儒

戊寅兵部尚書張瓚言簡命翟鵬可謂得人第我兵積怯  
非大破常格嚴示誅賞無以激勵士心上以為然令擒  
斬俺答阿不孩者賞千金不次陞拜其次酋首三百金陞  
三級臨陣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徑自斬首總兵以下先  
具死狀戴罪殺賊八月己卯戶科給事中劉繪劾山西  
巡撫劉臬納賄姦黨一籌莫展冒破帑銀修築邊牆且掩  
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酣高卧將士離心久  
握重兵邊備日弛俱不職宜罷因薦知府聶豹參政王儀  
於敖其才可當一面吏部議劉臬失事重大不容辭責應  
革職聽勘楚書才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回籍聽調得旨如

擬 庚辰起原任巡撫趙錦于大同李珣于山西王儀于  
宣府任維賢于延綏已而維賢又為兵科給事中馮良知  
所劾自是更調紛紛而邊臣益務為欺蔽以避罪矣 辛  
巳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惟在得人邇來  
將官以退縮自全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  
連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夫今不治  
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  
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  
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

聞 己亥夜火星犯南斗第二星 九月乙酉宣大

翟鵬言點虜猖獗未遭挫衄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薊  
遼客兵八枝及宣大主兵兼募土著選其驍銳者十萬衆  
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候虜入時即移兵分屯要害每營各  
當一面虜既入境各發誘兵一枝與虜挑戰佯退虜必分  
道追我我兵遂起而夾攻之臣當誓死臨陣決于一捷假  
令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牆固守使  
虜不得越關而南久之虜無所掠因而情歸則我兵邀擊  
之醜虜固強我兵豈盡出醜虜下哉 上從之 十月乙  
酉郭勛死于獄 庚寅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劾奏

大學士嚴嵩貪婪狡獪又加以鄙惡之子嚴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虐焰真之政本必為國禍嵩因疏辨求退上慰留不允丁酉宮婢楊金英共謀大逆俟上寢熟以繩縊之幸誤為死結謀得不諧有張金蓮者走告皇太后后往救護得免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是時中外震惶次日始知上體康豫群心乃定戊戌御史謝瑜劾奏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為聖世四凶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而張瓚嚴嵩二凶尚存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上疏乞罷上報以中傷之計所辭不允丙子兵部尚書張瓚卒瓚屢被言官論劾皆有頭跡上終不去而

卹典尤加隆云庚申以謀逆事勅諭中外壬申改右都毛伯溫為兵部尚書上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以南北征伐緝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伯溫曰振舉戎政必先精選將領撫綏士卒邇年將官往往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窮且怨驅之禦敵宜其散矣臣請各官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則將官絕營求之弊而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而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于此上納其言十二月庚辰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職方司郎中楊博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隨輔臣翟鑿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今年資已深例宜遷轉乞勅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勩不

次殊擢 上從之 丁酉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  
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  
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  
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言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  
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足邊至計今屯田  
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  
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臣按屯田壞而邊無子粒之收鹽法壞而邊無納粟  
之商久矣况是時虜患日甚願耕者寡而上納者希  
一有所警輒請之內帑太倉今日幾百萬兩明日幾

千萬石出之有限而供之無窮如之何而不内外交  
匱也王燁永不起科之奏吳瓊不准折銀之奏似亦  
近似矣不知田可耕種者皆為勢豪所占而其瘠薄  
者又無大利之可獲名曰給牛種而給之者誰名曰  
防侵掠而防之者誰其勢必至盡廢而後已矣 國  
初商人開墾上納子粒其輸甚便而其納甚輕故商  
皆樂為今商人無利而輒令輸粟吾恐招之不來矣  
必先清勢豪之侵占買窩者然後責之軍與商焉庶  
幾其可行乎

甲辰京營給事中蘇曼奏議京營軍士尚缺二萬請召民

充補則民差無人兵部覆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抑且虛費錢糧臣以為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軍士時加操練汰其老弱冒替者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斯可耳 上從之

臣按有兵百萬無益勝筭其何能為昔李抱真澤潞步兵為諸道最以其練之有法故無取于多也今京營之兵夫豈乏耶不但不可與戰而且不可與守一有不給鼓噪隨之蘇旻欲以民補其缺特書生之見耳本兵毛伯溫以選兵為言而且欲汰其老弱冒替非緝練之素者不能知此吁一欲補之一欲汰之所見矛盾而利害甚懸司馬光曰兵貴精不貴多伯溫其知此乎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勅建二忠祠於山西祀都指揮周宇丁璋以錄其死事 壬申兵科給事中陳斐請行大閱大射禮吏部覆議罷之 二月壬寅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初乞增銀接濟戶部奏外庫空虛急無可處請權發大倉老庫舊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往歲發銀糴糧軍士不得實用宜于京通二倉坐撥粟米十萬石赴宣府

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 三月己未  
保定巡撫丁汝夔言邊儲稱詘仰給內帑者由催科不時  
積貯無法逋負多而食廩虛耳臣嘗督糧陝西將各邊錢  
糧立法藉記季終覈其已徵完者責州縣截解于府府總  
解各鎮嚴行催運既革大戶侵欺且免倉卒窮迫之患此  
各郡邑可通行者也且國初邊糧悉徵本色以故倉廩盈  
餘邇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枵腹待敵所以往往不支  
今後宜于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貴收本色賤  
則收折色庶士卒可以終歲無飢矣戶部以各邊事體不  
同行邊臣酌處報可 甲子宣大督撫言邇者二鎮議發  
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  
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  
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  
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戊辰  
上聞莊浪故都督魯經善曉夷情緩急可用令翟鵬訪取  
委任兵部請檄經自選丁壯及莊浪漢兵同赴軍門聽用  
經以莊浪兵寡請得並選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西寧五衛  
務足兵五千鵬許之 上令促經赴鎮 四月乙未安南  
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曰福海既納貢輸誠其  
賚使如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丁酉兵

部尚書毛伯溫言屬者並置總督大臣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閩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有不遵約束者即加以罪可慮者四臣請文武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制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布即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槩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即許論斷如法 上嘉納之

【按巾有所懼則不敢展其才議有所加則未免顧其後是上之待總督也過於嚴嫌隙易生則彼此不相協力生殺不專則將士易為玩侮是總督之自待也易於肆今如伯溫之議則兵法所謂君不御樂羊子所謂一匣謗書者君不聽矣由是而和寅屬專生殺尚何茂勲之不可集哉

戊戌戶部侍郎張璉卒璉耀州人 不畏強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論奏如法 武廟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乞免彬矯詔赦之璉曰 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五月戊辰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文盛崇陽縣人才猷敏  
贍以功名自喜在兵部時諫武廟遊幸被廷杖有直聲  
督學兩浙諸生欽服之後撫雲南屬有安南之後其措置  
招撫屢上方畧多鑿鑿可稱者六月戊子遣給事中楊  
上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  
辛丑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跪異製為凌雲等巾競相  
馳逐僭擬多端有乖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臣按惟王畫制代有所易而臣子恪遵罔敢或違故  
周禮巡狩命典禮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不敢異  
焉所以明一統也我太祖革胡服胡語復中國之

冠裳等威有辨士庶不得僭擬柰嘉靖以來浮華日  
盛競相夸詡不為明冠明服務為唐巾晉巾身未列  
於縉紳而狀已徵于我博金玉其相錦繡其飾揚揚  
閭里自為焜耀豈徒識者鄙之而其得罪朝廷者  
甚矣合無令禮部嚴勅有司令有司嚴禁市場庶可  
以挽回風俗而復醇龐之舊矣

壬寅吏科給事中周怡上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  
水旱災傷未能銷歲開納銀之利而府庫未能實追徵之  
令數煩而百姓未能蘇選將練兵之命時下而邊境未能  
寧由陛下勞心焦思于上而下未有將命之臣耳為輔



臣者宜同心協力以佐陛下而翟鑾嚴嵩憑藉寵靈市  
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陛下各私陳背詆是二  
臣已不和矣安望其事上而率下也嵩較轢百司市推攬  
勢凡有陳乞雲集其門先逢其意而後聞于陛下中外  
之臣惟知畏嵩而已鑾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而名位先  
嵩又足為嵩之妨礙往時御史謝瑜童漢臣劾嵩後乃藉  
公事而相誣罪謫臣恐諫臣之口自是緘閉雖有擣抗驩  
兜誰復言之即今初秋宣府已報虜警而文武總制大臣  
互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格不相和協則臨敵對壘必且  
甲可乙否其不誤事敗謀者鮮矣伏望陛下先務和德

于上俾大臣公忠為國虛已忘讐各務和讓于下則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上以於言諸臣不和負君致禍甚正然  
本心則是謗訕詔廷杖如楊爵例錮繫之七月癸丑是  
時久旱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賀  
上答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其竭誠贊輔遂製感雨  
詩以示群臣禮部尚書溫仁和卒仁和華陽人歷事三  
朝以醇謹稱卒謚文恪八月丙辰泰安州知州馬逢伯  
奏獻瑞麥嘉禾會西苑亦獻瑞穀上曰瑞在稼穡非珠  
玉不可食者比况禁苑之秀又當雩禱禮成上天恩賜豈  
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九月辛未南京右都御史

何瑋卒瑋懷慶人孝友峻潔性澹泪絕無嗜好土室縞衣  
晏如也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以象山慈湖之學流入  
禪定謂為仁義充塞後補謚文定 十月初順天鄉試歲  
多冒籍中式禮科給事中陳斐劾奏之歷陳京闈之弊得  
旨錢仲實送法司逮治冒籍生員送提學覈實具奏 丙  
申南京御史韓一古等劾吏部考功司郎中胡鯨稽勲司  
郎中李愷貪墨不職乞罷黜以重覲典部院議鯨愷先任  
推官知縣屢經薦揚在部未聞他議第既經指稱難以居  
職宜改別用 上曰許讚等且不究鯨照不謹例閒住愷  
着各部員缺補用今後吏部照先年例于各部調舉不中  
將推官知縣一槩並陞 十一月丙午禮部右侍郎馬驥  
卒驥綏德州人為編修時諫 武廟南巡廷杖平日工文  
詞明習典故且通百家言更沉毅有大節蓋詞臣之選也  
卒謚文簡 戊午 上不御殿受賀 壬戌勅諭禮工二  
部曰頃會議欲奉 皇考於 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  
義然題扁各殊終為未妥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  
列聖懽聚一堂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  
制前為太廟後為寢文後為祧時洽時享奉 太祖高皇  
帝正位南向 成祖及群廟我 皇考同堂而序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于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勅行之 十

二月丙申旌表孝子張鈞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于鄉以親  
 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大學生也先以親  
 蚤亡不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寇至  
 石州城下虜父去鈞聞之馳一騎入賊中號哭求父賊流  
 矢射中肩裹瘡前走至則父已死矣鈞哀痛殞絕稍醒盡  
 飲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悲哀而死

卒與鈞併入為縣新部轄為潭南溪莊村平日工文  
 涉卦言味線一葉並對十一月丙午豐倍亦對兩馬興

